

八十年代研究丛书

程光炜 主编

文学讲稿： “八十年代”作为方法

程光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八十年代研究丛书

程光炜 主编

文学讲稿： “八十年代”作为方法

Wenxue Jianggao:
Bashi Niandai Zuowei Fangfa

程光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程光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

(八十年代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5754-1

I. 文… II. 程…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160 号

书 名: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

著作责任者:程光炜 著

责任编辑:张雅秋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754-1/I·215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4.75 印张 353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面的话

自 2005 年底开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博士生开设了一门叫做“重返 80 年代”的讨论课。它的目的,是想调整单纯“课堂讲授”的生硬形式,通过讨论,让博士生直接参与到研究 80 年代文学的工作中来。

但是我注意到,关于 80 年代文学的认识、评价和结论,已经被固定在大量的文学史教材和研究论文之中,很多后来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从那里面“拿来”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也许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所谓的“历史”是必须先被“固定”下来,才成其为“历史”的,否则后面的人们都无法与之对话。但这样的结果,也会造成把那一代作家、批评家和研究者对文学史的看法,强加在今天的研究者身上,让他们以为这就是自己所发现的“80 年代文学”。我们会以为,二十多年前的文学是一成不变的,尽管今天的历史语境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80 年代文学”却是纹丝不动的,我们的生活观、文学观,不都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定型的吗?

“80 年代文学”是一个与“改革开放”的国家方案紧密配合并形成的文学时期和文学形态。在“改革开放”这一个“认识装置”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变成被怀疑、被否定的对象,由此影响到对过去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现象的“重评”,如“浩然重评”、“文革文学重评”等;与此同时,被看做“十七年非主流文学”的作品和现象,则被“回收”到“80 年代”,例如“人的文学”、“感情”、“审美”、“人道主义”、“文学遗产”等等。怀疑、否定、回收的过程,也就是“80 年代文学”之兴起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80 年代文学”被看做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历史性超越”,是一种“断裂”,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型”。然而,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权威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另外,1985 年还被看做是“80 年代文学”

的又一个分界点。又例如,与1985年前文学相配套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因为对新时期历史叙述的积极参与,所以被认为是“国家文学”的一部分;1985年后,“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先锋话剧”、“第三代诗歌”和“新写实小说”等取代“伤痕文学”等而占据“新时期文学”的大部分地盘,成为“主流文学”,于是这时候的文学被认为是真正到了“自由”、“自觉”和“文学自主性”的时代。1985年后的“80年代文学”,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很多人都相信,促使“80年代文学”发生深刻转型和变革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文学的“去政治化”,另一个是“纯文学”的提倡。久而久之,以上“80年代文学”的历史逻辑,它的高度“共识”和“成规”就密布在研究者的周边,既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根据,同时也对进一步的研究造成巨大的障碍。

必须承认,历史认识的获得,往往都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牺牲,摸索、认识“80年代文学”的过程同样也会如此。这种历史认识和感情,应该受到后来研究者的尊重。对“80年代文学”的重新研究,正是从这个“尊重”的起点上开始的。对我来说,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双重角色,在我写文章以及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它们一直纠缠着我,疑惑、清醒、矛盾、冲突时常产生。而对参加这一讨论的同学们来说,他们大多数是“80后”博士生,最为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将熟悉的“80年代”重新“陌生化”和“问题化”。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让清晰、有力和不容分说的“知识”多少带上一一点点“历史的同情和理解”,而不是单刀直入和直接攻取的阻力和难度。之所以会在一次次讨论中出现争论,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问题,影响到研究对象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在大学教学大纲中变成“文学场域”的“80年代文学”。在它的“文学知识”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时,“冒犯”的学科危险,被目为“奇谈怪论”的可能性,一直在研究工作中存在。这就需要我们既在本学科的“想象共同体”内设计问题,探讨研究的方法,同时,也应把这一“共同体”作为自己讨论的对象。但是,其中的分寸怎么把握,问题的讨论是否每次都具有有效性,是否有利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都没有答案,需要观察一个时

期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这套丛书共包括三种。《文学讲稿：“80年代”作为方法》是本丛书主编程光伟的个人著作。《重返八十年代》一书中的文章，出自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之手，他们的慷慨支持，大大扩充了这套丛书的学术含量。承蒙《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海南师大学报》以及《新华文摘》等杂志的支持，《文学史的多重面孔》一书中的多数文章，已在上面发表。

本丛书的设想在2007年春天即向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雅秋博士提出，经过和她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下来。由于她的理解和辛勤工作，丛书被列入出版计划并得以问世一直比较顺畅。另外，我的博士生陈华积和硕士生虞金星参加了二稿的校对。在此向各位老师和同学一并表示感谢。

程光伟

2008年1月14于北京森林大第

目 录

前面的话/1

文学史研究

- 第一讲 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 (3)
- 第二讲 怎样对“新时期文学”作历史定位 (28)
- 第三讲 文学史与 80 年代“主流文学” (50)
- 第四讲 重返 80 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 (76)

文学思潮和批评研究

- 第一讲 一个被重构的“西方”
——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 80 年代的知识立场 (105)
- 第二讲 人道主义讨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 (127)
- 第三讲 当代文学批评方式的转移
——从 1981 年《苦恋》风波中引出的一些问题 (152)
- 第四讲 批评对立面的确立
——我观十年朦胧诗论争 (171)
- 第五讲 经典的构筑和变动 (193)
- 第六讲 80 年代的现代派文学 (224)
- 第七讲 第四次文代会与 1979 年的多重接受 (245)

文学作品的文化研究

- 第一讲 革命文学的激活
——王蒙创作自述与《布礼》之间的复杂缠绕 (273)
- 第二讲 文学成规的建立

- 以《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为讨论对象 …… (291)
- 第三讲 文学的紧张
- 《公开的情书》、《飞天》与 80 年代“主流批评” …… (316)
- 第四讲 如何“现代”？怎样“寻根”？
- 重读韩少功《爸爸爸》文本的一种尝试 …… (345)
- 第五讲 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
- 王安忆小说“三恋”与 80 年代社会 …… (371)

文学史研究

- 第一讲 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
- 第二讲 怎样对“新时期文学”作历史定位
- 第三讲 文学史与 80 年代“主流文学”
- 第四讲 重返 80 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

第一讲 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的重新提出

这一讲,主要想谈一谈近30年来当代文学学科与历史重释(即“重评”)之间的关系。我注意到,在一般情况下,研究者总是把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看做学科内部的事情,他们把观点的争论和分歧归结为学术背景、知识结构的不同。这一看法,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学术自主性”的解释,我完全能够理解。不过,我今天想换一个角度,即从学科的外部来认识社会思潮在建立“当代”文学史观念过程中的影响。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因为这种影响的存在,不同的研究者是如何建构自己的“当代文学”史的。

众所周知,尽管在教育部门颁布的学科分类和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当代文学似乎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概念,它指的是对1949年至今(时间)发生在中国(地域)的文学现象的一个总体的描述,但是,在什么是“当代”的理解和阐释上,它却是一个最值得怀疑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80年代以来,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处理这一概念上,出现了分歧”,“所有这些运用,确实都带有‘权宜’的意味”。^①“这里存在着‘当代文学’一头、一腰、一尾三个问题”,“它尖锐地暴露了‘当代文学’概念内涵的诸多含混”。^②“‘重写文学史’的兴起和‘当代文学’的崩溃并不单纯是文学领域里的一场风暴,而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地震,是一种历史的兴起和另一种历史的没落。”^③“问题首先是如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郜元宝:《作家缺席的文学史——对近期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

③ 旷新年:《第一讲 寻找“当代文学”》,引自《写在当代文学边上》,第1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何对‘当代文学’历史意义作出评价”，“如何评价有三十年历史的‘当代文学’？”^①正如评述者所表述的那样，当代文学的显要性质在于寻找，它的最终归宿，需要在“重写”中来完成。只有通过不断地重新提出，当代文学才能获取它的历史活力和真正含义。这样的描述逻辑，就将当代文学始终置于不断分裂、分化当中，最为清楚地记录了 80 年代至今 20 年间它真实的文学史写作和研究状况。

在一定程度上，我更愿意相信这一个事实，即，当代文学的重新提出，其主要根源是肇起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重释”运动。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当代文学史的问题非常重要。在一次当代文学史的研讨会上，我曾说过，凡是学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这代人的生命和学术研究的标志性起点。如果谢冕、张炯和洪子诚等老师的这个起点应该设定在 1957 年的话，那么我们，当然主要是我自己的起点是在 1979 年。这一年的最大事件就是兴起于整个政治界、思想界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今天才知道，这对我研究当代文学史实在太重要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要对“文革”及其以前的极左路线进行全面检讨，而它的根据，是对过去的历史做重新解释。这就势必导致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的内涵的理解发生重大变化。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朱寨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影响很大。这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思潮史，而是一种特定语境上的“当代”文学思潮史。也就是说，他根据中国社会当时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对“当代”作出了不同于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史的重新解释。

在这部著作中，最引人瞩目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当代’，在这里是一个特指的时间概念。”它包含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这两个时期。而就在对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的重新理解上，发生了将《讲话》的“本身命题”与对《讲话》的“片面发挥”人为分离的历史叙述。作者声称：“建国后文学思潮的流向、起伏，无不受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的制约”，原因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者毛

^① 贺桂梅：《“重写文学史”思潮与新文学史范式的变迁》，引自《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一书第 70 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泽东同志对文艺的特别关心有很大关系”。“从《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始,他连续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等。”这些文章和文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需要而提出,引发的是政治运动。这样,“对于《讲话》精神的阐释发挥也就不能不走向片面极端,这就是反复强调其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路线、为政治服务和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第一等观点。对于《讲话》中的其它一些重要命题,如‘我们的政治性应该与真实性统一’、‘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现实主义’等,却置之不顾或偶而提及”。到后来,则“被‘四人帮’利用,用‘文艺黑线’和‘黑八论’一网打尽,这是现实主义的悲剧”。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作出重新评价”,其目的是,“反顾历史,寻根究底,正本清源”。^①

尽管朱寨的论述含有“权益”色彩,但他以“概念分离”的方式重建当代文学的主张,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文学史叙述。在当时,很多人都还没有建立自己有效的历史叙述。李泽厚的“三论”偏重于思想史的思路,他主要据有的是“启蒙论”的立论方法。刘再复的思路是人道主义的,后来又发展到主体性,但它都给人太鲜明的西学的色彩。我觉得朱寨这部著作值得重视的地方,不是他比前两位学者更有见识,更有学问,而是他更重视文学史研究中的“社会主义经验”,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史研究”。相比之下,那两位的“批评色彩”明显要大于其“文学史价值”。这恐怕与朱寨先生的“鲁艺”出身有关。这种“革命者”的经验,在当时学术研究中可能被看做是不好的东西,但是今天看来,它非常重要。与那些新奇、时髦和尖锐的批评比较,这种经验更具有历史的洞察力,明显老辣、成熟得多。所以,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朱寨这种将毛泽东同志建国后的一些具体“文章和文件”与同一个作者建国前《讲话》“其它一些重要命题”,以及“四人帮”的极端言论相剥

^①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与其他文学史相比,这部思潮史不仅材料更为翔实,而且它对五六十年代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揭示,引人注目地使用了比较“客观”的视角。当然,它对70年代的“左翼文学”(实际是“文革”文学)则与社会流行观念相同,使用了激烈批判的语气。

离,将“始终与革命的政治思潮相联系”的现实主义与“受政治形式和政治运动制约”的现实主义加以区分的文学史表述,克服了当时历史的难度,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不同于以前的“当代”文学。不过,这种当代文学的表述,虽然表面上与当时“去政治化”的文学思潮紧密匹配,反映出文学研究界的重要走向和价值追求,但它仍然难被看做是所谓的“纯文学”主张。这是因为,这一文学建构的说服力,是通过对中国历史国情的特殊分析来达到的,更重要的是,与它重新评价和正本清源的对象一样,与现实的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并在改革开放政治运动的保证中,推动着这一话语方式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体制化的实现。^①由此可见,这种“概念分离”最终实现的并不是“纯文学”的诉求,而是“当代”文学的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性回归,它要缝合“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造成的话语裂痕,并在此基础上重述什么是他们所认为的当代文学。因此,它更积极的目的是,清扫过去文学中的错误观点,激活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内部残存的历史活力,赋予它以新的含义,而作为比“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更高阶段的文学形态,也在这一文学史表述中被悄然地预设。在20世纪,不光在当代文学的建构中,其实在其他时候也都发生过通过将概念撕裂来实现它的转换与重造的做法,如五四文学将唐宋以后的通俗小说从古典小说系统中撕扯出去,并将它与西方文学一起整合成今天我们知道的“新文学”,1949年的“人民文艺”通过与五四文学的分离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等等,都是如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所谓当代文学也是可以作为“当时”文学或“当下”文学来看待的。

以上是我对这部著作的重新解读。我认为这是它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最有贡献的地方。但在此之前,一般人都认为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兴起贡献最大的是李泽厚、刘再复等人,这种看法显然是由于没有注意到当代文学学科在80年代建立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所造成

^① 可以明显看到,在此前后出版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以及2005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都在以不同方式“重述”着这种“概念分离”的主张,由此可见其在中国社会的“话语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后者与前者虽然相隔二十多年,对历史的重大看法,却有许多很相似的地方。

的。人们是在历史断裂的层面上看待李泽厚、刘再复等人的,却没有注意到,在表面的断裂之下,历史其实有它自身的连贯性,而朱寨的研究就是建立对这种复杂的连贯性的认识的基础上的。相比之下,李、刘等人的断裂性历史叙述,反而容易和简单得多。当然我知道,一些研究者不一定都同意我的这种看法,不过这没有关系。

但朱寨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前言》中一直试图回避这方面的“嫌疑”,他告诉我们:“这里的‘当代’不是当前的意思,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当代文学’的命名,主要是为了与其前后相衔接的‘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相区别。”他确信,“不管将来人们改用什么名称,或者它包含在一个更广泛的时间概念(如‘20世纪文学’)中,我们认为它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和独立研究的意义”。^①然而,无论从作者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重新评价看,还是从其在这部著作中所输入的新一套的价值系统看,它都可称为是标准的“新时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是与“当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着的那种“当下”(也即朱寨先生所说的“当前”)的文学史描述。其实,既然历史重释运动是要将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追求的正是“一种历史的兴起和另一种历史的没落”的宏大目标,那么,将“当代”文学的概念转换为“当下”文学也是被允许的,代表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文学合法性。我们所知道的所有通过“叙述”而存在的“历史”,不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么?“可见‘当’的本意就是表明一种现存的实在的处于转换过程中的关系”,“汉语的‘当’也有一种过去式的用法比如‘当初’、‘当年’,不由让人对‘当’的往后延伸的生命力产生丰富的联想。”^②

“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

上面谈的是朱寨的著作与当代文学的关系,下面接着谈社科院文

①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② 张未民:《当代的意义——“当代文学版”发刊词》,《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学所和北大编撰的几部当代文学史著作和刘再复的文章与当代文学的关系。许多人都把这些著作和文章的作者看做“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之一,这是有它的理由的。因为,这些著作和文章中突出的“新时期意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思想、知识和表达的基础。那时我在一所大学教当代文学课,我在讲授“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思潮、观念和创作等等内容时,所依据的就是以上各位老师的这些学术成果。我相信不少地方的老师都会有我这样的讲课经验。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使我得以从这种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之中,去进一步研究 80 年代的“当代”文学生成的过程、规律和话语方式。或者说,我更想试图讨论的是,支持了这一过程、规律和话语方式的历史理由又是什么。

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从 1949 年当代文学的源起一直写到 1979 年 11 月 16 日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如果说他以回到胡风、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反思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从而实现了当代文学与 1979 年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的话,那么我们考察这一概念内涵在 1979 年后的变化,就不能不继续研究“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如果说当代文学思潮史是要修复左翼文学在当代文学历史过程中的“正宗”地位,那么“新时期文学”则是通过对“当代”文学的替代赋予其“人的文学”也即“世界文学”的新的内涵。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当代文学的“错误”(1979 年以前),正是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生成机遇和发展的空间。

1949 年周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提出的“当代文学”,是一场从“世界”退回“本土”的中国式的文学运动。虽然“当代文学”最初被冠以“新中国文艺”的名称,但它却是以脱离被“世界文学”所包装的“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轨道为价值指归的。诚如他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而要落实“形成”“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时代”的“新的国民性”的现实目标,其途径是:“仍然普及第一,不要忘记农村。”这是因

为,“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① 在这样的表述中,“世界”被等同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世界文学”中的“人的文学中心论”则为“民间文化中心论”所代替。这种源于冷战背景的以清除“世界文学”核心价值的人的主体性为目的的文化逻辑,也在茅盾后来的《夜读偶记》中得到了体现。一方面,作者承认,18世纪启蒙派的现实主义和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抓住了人物的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把它批判为“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文艺自由’、‘艺术家的良心’”。而站在“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的关系”和“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两个问题上来立论,于是他得出的结论便是文学中“人的主体性”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感情的表现。^② 这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就被简缩苏联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的当代文学因为坚定的思想价值立场而被标榜为“喜闻乐见”的本土文学。

1978年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走向世界,“新时期文学”又重新回到对“世界文学”价值体系和审美规范的认同当中。“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意义,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撰写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等文学史著作有力地揭示为:“任何强有力的文学繁荣,都不能拒绝外国文学艺术的有益影响”,而“中外文化交往的正常开展和日益频繁,对于打开我国作家和读者的眼界”和“民族的文学形式和手法的创新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③ “揭示人物命运的内涵,也就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丰富性”,这时的“人物的描写已不再是‘文革’或‘文革’以前时期的人物性格的单纯化”,“人生的价值”也成为“一批青年作家追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原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

② 茅盾:《夜读偶记》,连载于《文艺报》1958年第1、2、8、10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第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新时期文学史”,尽管只写了六年,但确定了认识这一文学阶段的基本观念和思路。不过,严格地说,它还说不上是一部“文学史”,其中大量批评性术语和观点的存在,使它更像是一部“文学批评史”。